

鸟之缘

□黄基竹

一杯茶。一张几。一本书。一躺椅。时光暂停在阳台上这融融的暖阳里。

这宁静，被覆盖的篷布上时不时传来的鸟儿脚步声和扑腾声、鸣叫声所打破。篷布有些地方从钢架空格处凹陷下来，蓄积了一沟一沟的雨水，也许鸟儿们正在上边嬉戏喝水吧？以前，篷布一旦蓄积了雨水，我便想方设法把水顶下来，再将它拉伸，因为我担心经常积水会影响篷布的使用寿命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一只鸟儿在饮那沟中之水后，便再也没有这样做了。因为与鸟方便，是我喜欢的。

2014年秋，我从老家移栽了一株已能挂果的樱桃树在阳台上，第二年就开满了花。我还请了几个好友来饮酒赏花，甚是愉悦。本拟当樱桃成熟时，再约他们来饮酒尝果，却未能如愿。因为樱桃挂果有点微红时，就有鸟儿来啄。其实，我早已发现，只是不忍心驱赶。最后，樱桃是一颗不剩，只有几粒樱桃核孤零零地挂在枝头。我精心培育的葡萄，从去年开始挂果，也全部裹了鸟儿的腹。今年，有朋友提醒可用纸袋套在葡萄串上，这样鸟儿就无法啄食了。我想，何必呢，只要鸟儿喜欢，就让它们来啄吧！

甚至，挂在阳台的腊肉、香肠也经

常被鸟儿们窥视。一是我疏忽，二是更多源于我的仁慈，我不想凶巴巴地驱逐它们。久而久之，香肠和腊肉上都被啄得窝窝点点。妻自是心疼不已，誓言买药毒之，我赶紧求情：反正都是吃，我们吃也是吃，鸟儿吃也是吃，资源共享嘛！妻伸出拇指戳了戳我的脑袋，嗔怒道：你是老糊涂咯！

记得有一次，蔷薇的嫩叶和花蕾上长满了燕虫，我正准备喷药灭之，突降几只蹦蹦跳跳的鸟儿，全然无视我的存在，竟然围着蔷薇啄起虫来。在这情境下，我这大老爷们却优柔起来，是“灭”还是“不灭”呢？那一刻，我想到了著名的“两难诗”《寄征衣》：“寄君衣君不还，不寄君衣君又寒。寄与不寄间，妾身千万难。”并仿作了一首：“欲灭燕虫鸟不来，不灭燕虫花难开。灭与不灭间，郎今实难裁。”最后，我干脆悄悄退后，不想惊扰了它们。

看着这几只可爱的精灵，我心生无限柔情，思绪再次纷飞。

那是2018年暮春时节，我的阳台上枝繁叶茂，蝴蝶翩翩，鸟儿飞鸣，一派莺歌燕舞景象。偶然间，我欣喜地发现位于阳台角落边一株非洲茉莉的枝叶间有一鸟巢。凭借我小时掏鸟窝的经验，这是鸟儿搭起的住所。为不影响它们的生活，我平时只远远地观察，发现

一对麻雀在那树丛中经常进进出出。我偶尔轻手轻脚拨开枝叶瞧瞧窝内，期盼着什么。

忽一日，看到一枚鸟蛋乖乖躺在鸟窝内。我已经几十年未见到这情境了，内心激动无比。第二天两枚，第三天三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三个小生命就神奇地诞生在这喧嚣城市一角，它们安静地躺在阳台上树枝丛中的巢内。我拨开枝叶去瞧它们时，三个还未睁眼的肉嘟嘟的小家伙以为是父母喂食来了，头一致地努力向上伸，张大嘴“叽叽”地鸣叫。

我还经常悄悄地去它们，一天天地，它们睁眼了，长绒羽了，长粗羽了……阳台上，多了一份它们叽叽喳喳的喧嚣，那是生命之歌啊！

忽一夜狂风暴雨，那晚我出差不在家。等两天后回家时，我急匆匆奔赴阳台拨开茉莉的枝丫，鸟窝已然破败不堪，哪里还有那一家子的踪影。我焦急地在阳台地面四处寻找，最终一无所获，无比怅然。它们去了哪里呢？是被大风刮跑了，还是被猫、鼠、黄鼠狼之类的叨走了？也许，是暴风雨到来前它们搬家了。总而言之，它们从我的世界消失不见了。此后，我很是伤心了一段时间，总是自责没有照顾好它们。

我一直默默祈祷：它们一定是在暴风雨来临前及时搬家了。

暂住城市

□袁旭猛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，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乡村教师。从第一天上班到最后一天上班，我从未离开过乡镇学校，在简陋的三尺讲台站了近40年。一个人，一件事，一辈子，从青年到暮年，这就是我极其简单的人生。

由于在农村出生与长大，每辗转到一个乡镇，我总能很快适应学校周边的环境，很快就能和学生、家长由陌生变熟悉，建立起非常融洽的关系。认识我的人都说，我就是为乡村教育而生的，我与农村娃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。

乡村生活清新纯净，朴实无华。我在简单中年复一年，周而复始，守护着属于自己的快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退休了。望着镜子里面容苍老、两鬓斑白的模样，我感慨光阴似箭，也叹息生命短暂。

为照顾子女上班、孙辈上学，我和所有退休老头一样，很快搬到了县城居住。作为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“土包子”，城市生活让我严重水土不服，就像浑身长满虱子一样难受，心脏有一种高原缺氧般的压抑。

每日天刚亮，大街小巷的商家就开始了一天的促销，吆喝声、狂劲的音乐声、讨价还价的喧嚣声交织在一起，混沌的生活、拧巴的感觉就从每一个清晨开始。

走出家门，街上人头攒动，车辆川流不息，陌生的人们各自奔忙着。扑面而来的空气里，混合着汽车尾气、烧烤烟熏味，令人嗅觉麻木，偶尔忍不住打几个喷嚏。

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位沿街卖菜的老人，他的衣服已被雨水打湿。出于同情，我打算把菜全部买下让其早点回家。当过完秤，算好账，我才发现身上的钱没带够，赶紧向老人解释。谁知老人的态度瞬间转变，怒气冲冲地教育我“做人不要耍滑头”，“城里哪样不要钱，莫得钱水都喝不成一口”。听完老人的训斥，我一言未发，悲从心来。那一刻，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善良在金钱面前的苍白。最终菜没买成，反而憋了一肚子火。

不久前，同单元一位邻居患病去世，亲属的哀嚎声悲恸欲绝，令人揪心。本想上门给予安慰，但别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。虽然同住一栋楼已经很多年，但平常都是进屋就关门，互不串门与交往，相当于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。每想到有一天我也会经历同样的离开、同样的场景时，心里总会五味杂陈。

转眼又到了冬天，刺骨的寒风夹着濛濛雨丝咆哮着，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。城市虽然高楼耸立，却丝毫挡不住风的凛冽。我怀着一种不甘但又没辙的复杂思绪，带着历经的沧桑，也带着承载生命之重的故事，朝着人生的终点一步一步走去。

在无数次幻想里，我听见过世的父母在呼唤我的乳名，我带着学生在田野上奔跑，在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里安睡……我信奉叶落归根的传统，我来自农村，终究是要回去的，中间这段如梦游般的时光，只不过是暂住而已。

救火

□潘鸣

那时，水泥和钢筋编织的森林还没有蔓延到乡村。川西坝子的农家院落，大多由谷麦草秸覆盖而成。茸茸蓬松的顶苦下，苦苦撑着一围泥夯的墙。间或有几房稍许亮眼的小青瓦屋，也是依凭粗犷的竹木挑梁骨搭檐椽，草筋黄泥抹裙壁。

那时，庄户人家的灶房里永远堆积着乱草枯叶和木柴花子。一日三餐，灶孔里腾着忽明忽暗的火尾子。熬冬取暖，炭火烘笼儿通宵捂在薄被窝里。日子罩着苦涩而厚重的烟火气息。当然，这就为种种火患埋下伏笔。农舍失火，是往日时光乡村里常见的情景。

那时，我营养不良，个子蹿得慢，仅相当于一头小山羊的身架。平日里放眼四野，眼光很容易被更高的庄稼和村院竹树拘束，有些鼠目寸光的窘迫。唯有努力踮起脚昂首张望，才感觉到天高地远。

尤喜夜间坐井观天。常常呆看月游云海，星缀银河，雷鸣电闪。看得想入非非，身子轻飘飘失重。时不时，就看到天际一角红红的泛光，是一把火燃着了不知谁家院。

幼不更事，曾把这样的场景当作年节里的欢喜焰火，攀上土岗看得兴高采烈。满了10岁，上小学三年级了吧，心境就迥然不同了。从课本里陆续读到海娃张嘎王二小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，一股子少年英雄情结开始在幼稚的心房里萌芽。

那个夏日夜晚，又见到远处有火光映天，心中就涌上一股义勇之气：救火去！循着红光闪闪的方向，我在田埂上甩腿狂奔。

气喘吁吁终于赶到。懵懵懂懂，第一次突兀地置身灾难现场。火魔气势汹汹正在逞威，吐着血红的火舌舐卷着茅秸屋顶，伴有猛兽般的呼呼咆

哮。顶苦被成块掀起来抛向空中，像巨大的火烈鸟在夜色里盘旋。燃烧的竹木如同爆竹噼啪炸响。惊骇中的猪狗鸡鸭狂吠怪鸣，混杂着失火人家妇人的悲怆哭喊。

邻里乡亲从四下赶来，手执盆桶，来回奔跑，从池塘溪沟里汲水泼火。然而，在熊熊烈焰面前，人力显得那样微不足道，泼水出去，反倒像是火上浇油。

火仗风势更加忘形，整个屋顶摇摇欲坠。忽然，从人群中闪出几条壮汉，大声呼号着，一头冲入浓烟滚滚的屋舍，奋力往外抢运农家度日必需的财产家当：木柜、架子床、八仙桌、毛边大铁锅、锄头扁担箩筐粪桶，还有两头晕头转向的黑毛猪。

咫尺之距的火焰炙烤着我的肌肤，似乎还燎焦了一络额发。汉子们的身影在火光与烟雾中闪耀晃动，看上去如同梦中幻景。一颗心怦怦狂跳不已，少年的热血一潮一潮往上涌动，双腿却不听使唤瑟瑟颤抖。

骤然，我听到自己嗓子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嘶吼，一种怪怪的粗细混声，一点也不雄浑。可是，这声音却透着毋庸置疑的力度，指令我抛弃胆怯，加入救火队列。

我下意识蹿下旁边一块稻田，滚

一身泥水，然后猫着腰，跟着汉子们一头冲进屋舍。一进门，就被呛得猛烈咳嗽，泪水涟涟，根本睁不开眼。强憋住气息，就近在窗台边胡乱摸，摸到一方木匣，一把搂入怀中，回头夺门而出。踉踉跄跄跑到小溪边，趴下去灌了一肚子凉水，蜷在那儿大口喘气，好一阵方才缓过来。

一院茅屋终于挺不住，颓然坍塌。疯狂席卷后，火魔终显疲态，残存几缕余烬。救火人群陆续散去，失火人家守在劫后残存的一堆家什旁，惊魂未定。

我突然想到还紧紧搂在怀中的木匣。是的，应该让它物归原主了。借着余火微光，我瞄看自己抢救出的东西：一尺见方的匣子，很精致，匣盖上嵌着月牙形小黄铜扣。斑驳的漆面上隐约描有一朵牡丹。这应该是旧时女人珍藏金银首饰的奩盒，我曾在母亲妆台上见过的。

那么，在让失火人家享受一份失而复得的惊喜前，允许我最后满足一下好奇心吧。我几乎是心怀神圣地启开匣盖。我清晰地看到，里面安然无恙地躺着下列物件：几卷杂色的棉麻线团，一堆钮扣，另有剪刀和扎鞋底用的木锥各一把，以及——两枚幽光灼灼的缝衣顶针。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

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：
huaxifukan@qq.com